

清风正气歌

“约法三章”见真章

■向贤彪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一说起彭德怀，人们就会想到毛泽东同志的诗句，在心中映现彭德怀让人闻风丧胆的威武形象。彭德怀的一生就像他自己所说，“有许多故事，几天几夜也说不完”。这些故事里，颇令人感动的是他严守纪律和规矩的“约法三章”。

一次，南下检查工作的彭德怀路过南京，便想着去许世友家里坐坐。对于老战友的到来，许世友非常高兴，以炒豆芽、炒土豆丝等4样菜招待。看到都是家常便饭，彭德怀高兴地说：“我们都是‘出家人’，都应该爱国家之财，爱人民之财。”也就是在这次与战友的相聚时，彭德怀立下了三条规矩。其一，自己不贪；其二，不给别人送；其三，敢把厚脸皮的上司、熟人挡回去。彭德怀还说：“有这三条，才能保得住个‘公’！”

彭德怀这里说的“出家人”，并非指修行之人，而是指抛家舍业、四海为家的革命者。他讲的“约法三章”，是真正体现共产党人风格和作风的“真经”。“自己不贪”是基本要求，因为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如果有了贪心，就会以权谋私，丧失革命的初衷。“不给别人送”，是一项重要的规矩。人情社会，讲究礼尚往来，但也容易产生利益输送。守住了这一条，才能守住不贪的底线。“敢把厚脸皮的上司、熟人挡回去”，这一条容易得罪人，但必须守住，否则前面两条也不保。三条规矩相互联系、彼此依存，有着明确的指向和深刻的内涵。守住了这三条，才能

保得住“公”，守得住共产党人的本色。纵观彭德怀波澜壮阔的一生，讲党性、守规矩，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早已成为他内心的信念和自觉的坚守。正是真理力量与人格魅力的完美融合，成就了他光辉的人生，也给我们以无形的感召力和感染力。

抗战时期，为了改善生活，部队利用生产自救剩余的山药和萝卜，请来地方酿酒师傅酿酒。酒出锅时，酿酒师傅请彭德怀试尝，并对他说：“彭总啊，到了酒坊里喝酒，就跟进了瓜田吃瓜一样。只要你能喝，你就喝，喝醉了也不要钱。这是酒坊里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彭德怀接过话茬说：“你们喝酒有规矩，我们八路军也有规矩，我们这个规矩叫官兵一致。既然大家都还没有喝酒，我是不能先喝的，等你们把酒烧多了，够大家喝一顿的时候，我是一定要喝的。”直到部队会餐时，彭德怀才与官兵一道举杯畅饮。

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军务繁忙、疲惫忘食。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有关方面安排一位姓杨的战士作为他的警卫员，并交代：司令员有胃病，要注意改善他的饮食，增加一些营养。小杨心领神会，曾两次买来鸡，为他熬鸡汤，都遭到彭德怀的严厉批评，还坚持把小杨退回。小杨给分管领导诉说自己的委屈，领导开导他说：“彭司令员赶你走，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不搞特殊。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司令员和战士同甘共苦，不愿意让自己和人家有丝毫的不同。他以身作则，所以他的部下也都是如此，这就是无

声的命令。”

一次，彭德怀到杭州勘察钱塘江北岸。离开时，见有人往汽车上放绍兴老酒，他立即问工作人员：“酒是哪来的？”工作人员说：“有买的，也有送的。”彭德怀生气地问：“谁送的？哪个出的钱？”见大家默不作声，他又大声地问：“伙食费算了没有？”得知有的地方坚决不收伙食费，他更是怒容满面。直到当地领导表示回去一定算清，带走的酒都按实价付钱时，他才勉强息怒离开。

彭德怀这样做，就是为了保住一个“公”字。有了这一条，就能心存定力、排除干扰，不被“收买”，不为利诱，永葆共产党人的本色。如他所说，“我彭德怀参加共产党，党给我唯一的‘特权’，就是带头吃苦”。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规矩有他人定的，也有自己定的。从毛泽东的“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到董必武的“不许向地方要东西，更不许以我的名义在任何部门搞活动，不许接受礼物”，再到陶铸的“不准迎送，不准请客，不准送礼”等，都是老一辈革命家为自己立下的规矩。

“约法三章”见真章。这“真章”是信仰，是党性，是人格的魅力，是表率，是示范，是无声的命令。以老一辈革命家的航天事业奠基堡垒。二

走近洋大曼

■华山铭

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中，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来到这里是“为什么”。他们知道自己从事的是一项光荣的事业，相信能靠自己的双手，在这戈壁上升为党和国家的航天事业奠基堡垒。

在戈壁立足扎根，靠的从来不只是一腔热血。修路没有工具，他们就把木棍削成合适后作为铁锹和坎土曼的握把，用枝条编织箩筐装运土石。建篮球场没有夯地设备，站领导就带领大家在地基上一圈圈地跑步，硬是用双脚夯实了地基，篮球架也是修理所的同志手工打制而成的。办文艺活动没有道具，他们就用旧床单漂染缝制演出服装……

最艰难的时候是装备设备出现问题。每当此时，他们就将设备层层拆解后，研究设备的内部结构，并将电路图画在机房墙上，抄在笔记本上，争分夺秒琢磨每一处不懂的地方。在那个艰难困苦的年代，他们最大限度保证了设备的完好，并圆满完成任务。

正是这么一群人，在苦寂而又充满激情的岁月里，在这片戈壁滩上创造了奇迹。

1970年4月24日，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喀什测控站所有人屏息凝神，静待“东方红一号”卫星自西向东飞回祖国上空的那一刻。23时30分，“天山发现目标！”喀什测控站的天线设备如同巨人的手臂，在深邃的夜空中，精准而迅速地“捕捉”到那颗让国人无比骄傲的星辰。当悠扬的《东方红》乐曲响彻洋大曼的夜空时，他们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此后的日子里，一代又一代“边陲牧羊人”，将一颗颗承载着希望和梦想的卫星迎进祖国母亲温暖而坚实的怀抱，也为喀什测控站赢得了“中国航天测控第一站”的美誉。

苦涩的盐碱水没能动摇他们的意志，却让设备设施面临损坏的风险。随着职能使命不断拓展和新型装备的列装，1989年10月，喀什测控站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这里，以昂扬的姿态进驻新家。然而，洋大曼这片热土，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在此埋头苦干、自强不息、热血报国的英雄们。站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先辈们有力跳动的脉搏和笑对艰难困苦的信念。

二

30多年过去了，喀什，这颗镶嵌在“一带一路”上的“西域明珠”，愈发闪耀夺目的光芒。洋大曼无尽的盐碱滩变成了生机勃勃的农作物育种基地，甘甜的水流进了千家万户，地离子变成了需要预约才能体验的热门旅游项目，刺绣产业让这个荒无人烟的大漠戈壁变成了远近闻名的“疆绣”之乡。2024年，洋大曼乡改为喀什市管辖，并更名为“太平乡”。

洋大曼成为了历史，它将活在人们的记忆里。

路上，我偶遇一位正在农田里干活的维吾尔族老人。当了解到我是那个“高科技单位”的传人时，老人显得很高兴。“牧羊人”阿克西！有年夏天大旱，地里种的玉米快枯死了，是他们一盆一盆、一桶一桶帮我们提水浇地，才保住了我们的活命粮。他们还经常帮我们收庄稼、翻地、挖水渠。知道他们搬走后，村里很多人还偷偷地抹过眼泪呢。”

走进曾经的机房，淡绿色的斑驳墙裙、油乎乎的地面，还能依稀看出当年的样子。墙上了一幅斑驳的图画映入了我的眼帘，那是一幅测控设备的元器件方框图。它宛若敦煌莫高窟的壁画，承载和见证着往昔的艰辛。

三

“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光辉融进，融进祖国的星座。”每次听到这首《祖国不会忘记》，总会让我眼眶发热。鲜为人知的是，这首歌是时任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宣传处处长张月潭在喀什测控站采访时，被洋大曼的人和事深深感动而挥笔写就的。

那些曾在洋大曼奋斗的先辈，与胡杨、红柳、沙枣，共同组成戈壁大漠的独特风景。他们像红柳一样在戈壁扎根，像胡杨树一样在沙漠中生长，像沙枣花一样在贫瘠的土地上绽放芬芳。

如今的洋大曼早已改换了模样，但是先辈们的故事和精神，早已融入“牧羊人”的心中，成为了一代代后来者的力量源泉。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革命历史上，人民军队创办的子弟学校，以“八一”“红星”“育英”命名的不在少数。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有一所部队子弟学校却是以党的生日（“七一”）命名的。它就是创办于河北石家庄的“华北军区七一学校”。

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迎来解放。整齐列队的人民解放军，在群众热烈的欢呼声中进入城中。1948年夏，华北军政大学在抗大二分校基础上建立，叶剑英任校长兼政治委员，校址设在石家庄南新城。华北军政大学第一期计划招收约5000名学员。然而，这所新建立的大学，能讲课的教员仅有36人。面对巨大的师资缺口，叶剑英决定延揽数百名人才来校任教。

于是，一大批教员及其子女，来到太行山下、滹沱河畔，在石家庄这座红色之城工作、学习。此时的石家庄百废待兴，面向儿童和青少年的基础教育资源十分匮乏。承担着紧张战备教学任务的华北军政大学不少教员，面对孩子多且年龄小、生活条件有限的状况，在抚养、教育儿女上犯了难。

为解决教员们的后顾之忧，确保他们全身心投入教学工作，1948年7月1日，在叶剑英的关怀和指导下，华北军政大学干部子弟学校正式成立，并列入解放军编制序列。

当时，华北军政大学干部子弟学校实行寄宿制，教学和生活管理均采用军事化管理模式，宿舍内务参照基层连队标准，要求学生将被褥叠成“豆腐块”。此外，针对高年级学生，学校还设置了队列训练和军事体育等课程。小学一至三年级，每个班都有专门负责生活的阿姨，督促学生洗澡、理发、剪指甲、换衣服，还定期组织学生体检。

“我们就像一个亲密的大家庭，一律平等。老师阿姨待我们没有亲疏之分，许多同学是随着参加解放石家庄战役的父母来到这里上学的……”有学生在毕业几十年后回忆道。

1952年，中央军委决定在华北军区新建、扩建4所部队干部子弟学校。于是，华北军政大学干部子弟学校和平原军区新英干部子弟学校合并成一所新的学校，由华北军区政治部直接管理。华北军区根据朱德总司令的建议，以中国共产党立纪念日（“七一”）为这所学校命名，称“七一学校”，全称为“华北军区七一学校”。

“七一学校”的校址南兵营，曾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关押和杀害抗日志士的魔窟，也是解放石家庄战役中的重要交战地点，可谓每一寸土地都洒满了英烈的鲜血。南兵营还是在开国大典上演奏《义勇

「七一学校」往事

■郭萌

军进行曲》的军乐团当年日夜练习的地方，也是华北电影队制作有声战争纪录片的地方。这片土地见证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抗争和开创新事业的奋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选择这里作为培养下一代的地方，表现出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与敬意，又时刻提醒师生不忘历史，以激励师生的工作学习热情。

筹备时，“七一学校”定位是容纳900人的小学。叶剑英十分关心学校的建设，提出了“全面发展，教学为主，注重健康，确保安全”的16字办学方针。校长、副校长分别由正师级干部郭明如、副师级干部王岱云担任。招收的学生中有四分之一为烈士遗孤。

自成立起，“七一学校”就沐浴在党的阳光下，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

1964届毕业生张华北在《我撞上了贺龙伯伯》一文中，回忆了1958年贺龙、罗荣桓、聂荣臻3位元帅，在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等陪同下，视察“七一学校”时发生的故事。他写道：“我收不住脚，撞上了一个高大魁梧的人，猛地抬头，一张经常在电影、书上出现的面孔在我眼前，这不就是两把菜刀闹革命，使反动派闻风丧胆的英雄——贺龙元帅吗……”

1953年，毛泽东同志60寿辰之际，“七一学校”的学生将自制的手工作品寄

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亲切回信勉励同学们：好好学习，长大了做革命事业接班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

党和军队各级领导的关怀，鼓舞了广大师生的工作学习热情。师生们将“为祖国为人民做老一辈革命者一样奋斗终生”的理想，深深烙印在心头。

1955年，全国军区重新划分，“华北军区七一学校”也随之更名为“北京军区七一学校”，隶属于原北京军区政治部。3年后，学校增设了中学部。

作为一所前身是在解放战争中诞生的学校，“七一学校”十分重视红色教育。学校经常要求学生以自己的长辈、父兄为对象，做革命战争口述记录，激励学生奋发图强、努力读书。几十年过去了，一些学生的作业与记录，已是珍贵的红色记忆载体。

从“七一学校”走出的学子，对革命、军人、纪律等名词的认知，早已在耳濡目染中深解其意。他们不仅从父辈的亲历中更早认识了部队与战争，还将先辈军人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和精神融会在心中、贯注于学习和生活。

这所学校以校风严谨、纪律严明著称，教学水平也很高，众多校友成长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才。对“七一学校”的师生而言，“七一”不仅是校牌上的两个字，更是一种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担当，一座承载着历史记忆与时代使命的巍峨丰碑。

1964年夏天，根据原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等单位联合发布的《关于军队干部子女学校移交教育部门接管的通知》要求，原北京军区政治部将所属“七一学校”移交给石家庄市教育局接管，学校更名为“河北石家庄七一学校”。4年后，学校又更名为“石家庄市第二十四中学”。为铭记光荣历史，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经主管部门批准，石家庄市第二十四中学增挂“石家庄七一学校”校牌。阔别了40多年的“七一”两个字，重新闪耀在学校门口。

漫步在校史馆中，一张张黑白照片、一件件打着时间烙印的文物，定格着这所从革命战争年代走来的学校的历史记忆和荣光。几年前，这个校史馆被纳入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全省唯一被纳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范围的中学校史馆。这是对学校红色历史价值的肯定，也是对其传承红色基因的褒扬。

盛夏时节，我再次走进校园，满目郁郁葱葱的绿树，显露着勃勃生机。一处处旧址满载着革命岁月的记忆，一座座新建的教学楼充满了现代化气息，五星红旗在夏日的阳光下招展着，色彩更加鲜艳……看着那些考入军校、步入军营，以及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的校友洋溢青春光彩的照片，我想，这座校园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红色记忆，恰似一脉奔腾的清溪，滋养着莘莘学子茁壮成长。

和赵鹏举驾驶巡逻艇快速驶向故障渔船。顶着大风，陈海锋用安全绳把自己捆在艇艙，探照灯在暴雨中划出断断续续的光带。“左满舵！”赵鹏举的声音淹没在雷暴中，操控动作却精准如常。

经过一番努力，缆绳终于扣住渔船桅杆。“撑住，我们一定将你们安全带回去！”返航途中，陈海锋和赵鹏举将两件军大衣交给渔民，帮助他们御寒。半小时后，巡逻艇顺利将渔船拖带回港。

两天后，获救的渔民专程来到警卫勤务营：“感谢你们。在最危难的时候，总有解放军相助！”

在该营警卫勤务营的荣誉室，指导员陶佳航带领新连的战士聆听赵鹏举和陈海锋的先进事迹，并组织两名新兵代表和他们一起将锦旗挂在荣誉墙上。

夕阳染红半边天，海面上波光粼粼。归途中，我问赵鹏举：“十多年来巡逻在军港，你最深的感触是什么？”他回答道：“维持军港秩序，顺利迎来送走一艘艘军舰，是十分重要的工作。”他望向军港码头的军舰：“虽然未能走上战舰，但守护军港、保障战舰安全停靠，我感觉无比自豪。”

赵鹏举的执勤日记本扉页写着自己的军旅感悟：“平凡的岗位也可以绽放璀璨光芒，守护军港，忠诚履职。”

巡逻艇桅杆上，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海风中挥舞招展，赵鹏举和陈海锋再次驾驶巡逻艇，守护他们深爱的军港。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活着干、死了算，忠骨埋在洋大曼。”自看到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喀什测控站这令人热血沸腾的标语，我便油然而生一种强烈的冲动——有机会一定去看看洋大曼，看看究竟是什么魔力，让那么多人甘把热血汗水、青春韶华乃至宝贵生命，留在了遥远的西部边陲。

今年初夏，我来到了朝思暮想的洋大曼。见到洋大曼，我并没有感到一丝的陌生，好像早已与它朝夕相伴，心神相通。

—

洋大曼，维吾尔语意为“退回”，据说是因当地村民勠力同心、筑坝退洪而得名。

来到洋大曼，凝视脚下这片热土、仰望天上朵朵白云，那些熟悉的历史画面，在我的脑海里变得立体清晰，并向我徐徐走来。

为响应毛泽东主席“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1967年的暮春，年轻的科技工作者边瑞修、张殿龙等人从酒泉出发，历时半个月，终于到达目的地，启动了喀什卫星观测站（后称喀什测控站）的建设工作。

然而，闯入他们眼帘的，是一眼望不到边际泛着白霜的盐碱荒漠，一株株枯黄的骆驼刺，还有大风裹着的黄沙。

他们在洋大曼的生活和工作就这样开始了——住的是用土坯垒成的地窝子，时常有臭虫爬来爬去，还有极瘦的老鼠窸窸窣窣、钻进钻出；这里气候干燥，鼻腔容易发胀流血，常常是一觉醒来，被子上一层沙土，枕头上一片血迹；喝的是远处一条小河沟里的涝坝水，河水里还经常飘着枯枝败叶甚至动物粪便和腐烂的动物尸体。距离最近的集市，在十几公里外的疏勒县城，供给非常困难，他们很多时候只能吃难以下咽的首蓿草果腹，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很多人患上了浮肿病、夜盲症……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凌晨时分，漆黑如墨的海面上，一艘小艇随着海浪起伏摇曳。

南部战区海军某大队一级上士赵鹏举握紧方向舵的手暴起青筋。探照灯刺破薄雾。前方不远处，一艘渔船正趁着潮水驶向军事管理区。“鸣笛示警！”二级上士陈海锋按下警报器，海面响起刺耳的鸣响。他们又一次拦截了误闯军事管理区的民船。

当巡逻艇抵近时，船上两名渔民正慌乱收竿，鱼篓里闪着银光的海鱼活蹦乱跳。“渔民同志，这里是军事管理区，请停船接受检查。”陈海锋打开记录仪严肃地说。“我们真的不知道这是军事管理区……”渔民神情紧张地看向陈海锋。

陈海锋纵身跳进渔船，在查验两人

文学
作品长
征

第 6492 期



雄关漫道（油画）

詹建俊作